

暨南大學

周孝中



周孝中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暨南逸史

周孝中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石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暨南逸史/周孝中 编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5
ISBN7 - 81029 - 513 - 6

I . 暨…
II . 周…
III . 华侨学校－概况－中国
IV . G528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广州·石牌

印刷者：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发行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版本记录：850×1168 1/32 印张：5.625 字数：15万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10.00 元



首批归国侨生从爪哇出发前与侨领执事合影



新加坡校友会为清末校友林邦彦(中)办 90 大寿
源则俭主席(右)、侯新庆副主席(左)向老寿星献礼。



从暨南走向银幕的王莹



足坛名将 血染蓝天 陈镇和

学运先锋 卫国烈士 江上青

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十载的教育方针
 决定了我们努力的目标。铸就你，我们
 奋斗的精神。我们还要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你学术的真才，把光明宣示，而我们
 成为先驱者的是你。把你光荣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
 是我们的生活不相跟着，我们的精神归于刚强。
 宏扬芝兰的美德，广播芬芳，海外广布长流。
 作于英茵书斋，时在癸卯年夏月，时年三十有二。

许杰教授手书所作校歌词词



香港沦陷时，徐亨救护“独脚将军”陈策脱险后合影



悼念明星英茵的海报



上海“孤岛”时期校友周一萍(左五)、马飞海(左三)、肖枫(左一)、张逸鸣(左四)等来校座谈校史。(右二为本书作者)



日军侵入“孤岛”，暨大上“最后一课”

前　　言

1986 年出版的《暨南校史》，是历来暨南史志中，比较系统全面的版本，因而颇受欢迎。但也听到在人物方面有美中不足的反映，我是作者之一，既感有责，但又深知这与体例和篇幅很有关系。因此，只好另辟蹊径，作些补充。

商得暨大校刊同意，辟一专栏，名之为《暨南逸史》，以写暨南人物为主，包括园丁、桃李，以及关心暨南的社会人士，彰扬他们所发扬的爱国、爱乡、爱校的传统；拼搏、苦斗、开拓的精神；以及关怀侨胞、传播中华文化的嘉言懿行。并着重写华侨、华人和港澳台的人和事。当然也不忽视内地的，重在特色。至于有关名人逸事，也有所收集，以资校友谈助。

从 1988 年起，边写边登，断断续续，不觉已达近百篇（次），有些篇幅长的分次刊登，有些在香港报纸发表的，也收入这本逸史。几年来不断收到校友读者反馈的信息，获益良多。如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老教授，亲笔为拙作题写书名；学部委员谭其骧教授来函提供资料以及修改意见；上海任睦宇老学长，与我通信数年，知无不言，像王莹在暨大求学一事，就是他独家提供的珍闻，起了史海钩沉的作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校友，来函索寄逸史剪报，并题词勉励；香港校友会张劲龙名誉会长，曾托人索取逸史全部稿子。……凡此种种，对我都是有力的鞭策。是以我退休二三年来，仍鼓余勇去涉猎史籍，继续写作，从而得到这些小小的收获。另有《暨南爱国民主运动史话》，曾在 1983 年的《华侨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也收录于此，以补逸史之不足。

蒙学校领导和暨大出版社同志大力支持，《暨南逸史》得以在校庆 90 周年前夕付梓。在校庆佳节，让我献上一瓣心香！

际此拙作出版之际，我要向所有曾给我支持、指教、关心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96 年新春于自乐斋

目 录

前言	(1)
创办侨校的倡议人——钱恂	(1)
端方为办暨南而受“查办”吗?	(3)
暨南监督陈伯陶探花	(4)
丘逢甲的诗，补证了一段掌故	(6)
暨南督学李瑞清翰林	(7)
末任堂长与第一首校歌	(9)
暨南儿女之翘楚——李光前	(11)
林邦彦创办新加坡文学	(15)
暨南以外的暨南	(17)
黄炎培与暨南的恢复	(20)
张状元与首届校董	(22)
孙中山关怀侨生	(25)
“五四”当年的暨南侨生	(27)
暨南与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	(29)
教育家雷沛鸿与暨南	(31)
《鲁迅日记》里的暨南侨生	(32)
“海上奇人”话瞿翁	(34)
荐聘左派教授的文学院院长陈钟凡	(36)
邓小平之弟、江泽民之父	
邓垦与江上青在暨南同窗	(39)

台湾学运中的暨南学生	(42)
1929年暨南球赛趣事	(46)
许德珩、周谷城等教授在暨南	(48)
一场有关标点的斗争	
——曹聚仁与林语堂	(52)
西厢·伯兮·伦夫	(53)
从高材生到名教授的谭其骧	(55)
月儿弯弯照真如	
——新月派在暨南	(59)
端方、叶公超与毛公鼎	(63)
白头伉俪 侨教楷模	
——林文端与管学莲	(65)
曾刻国玺、作国歌的易大厂教授	(67)
洪深与《不怕死》	(69)
从借读生到电影明星	
——王莹在暨大	(71)
斯诺与“一·二八”暨南撤离战区	(72)
胡汉民为暨南书联题诗	(74)
毛彦文婚恋波折及她的情愫	(77)
救亡运动的几件珍贵史料	(82)
父子三校友，兄弟双国脚	(84)
名扬田坛、血染蓝天的符保卢	(87)
唐颖坡热心桑梓教育	(89)
从洪深“未名剧社”到南方的“东方歌舞团”	(92)
暨大救亡团与蒋经国	(99)
熊熊地火抗顽敌	
——周一萍、马飞海、肖枫等谈孤岛的斗争	(102)

血洒魔窟的抗日情侣

- 平祖仁与英茵 (106)
“孤岛”中的“最后一课” (109)
郁达夫与温梓川的忘年交 (111)
郁达夫与李筱瑛的“黄昏恋” (113)
于细微处见精神

——从何炳松校长一件轶事谈起 (116)

闽北山乡创新歌

——许杰与刘天浪 (117)

为有豪情忆当年

——访陈泗东等校友 (119)

吴学谦机智脱险

——徐荫山畅谈学运 (121)

扭转马头显英豪的杜长庚 (123)

《围城》热中忆钱钟书 (125)

毕生献身侨教的司徒赞 (127)

又一位史学家校长——陈序经 (131)

不忘母校、热心校史的源则俭 (135)

迎来忆往话“阿亨” (136)

真如非“真茹”

——从校道命名谈起 (139)

一个女生与两座古窑 (141)

笑逐颜开故园情

——颜开臣母校之行 (143)

暨南爱国民主运动史话（1907—1949） (147)

创办侨校的倡议人——钱 愎

在暨南建校 85 周年庆祝典礼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学者钱伟长教授出任暨大名誉校长，这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钱公，那就是创办暨南学堂的倡议人——钱恂先生。一般校史往往未提到他，提到的也语焉不详，以致他鲜为人知。为此，我在逸史上来补上一笔。

钱恂字念劬，在鸦片战争结束后 11 年，生于浙江归安（今吴兴）的书香人家。自小知书识礼，但在科举场中不很得意，乃以幕僚入仕途。当时，浙江宁绍道台薛福成录用了他，让他整理宁波天一阁藏书。他认真地阅读群书，并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从而受知于薛。1890 年（光绪十六年）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荐钱氏以直隶候补县丞的职衔在使馆工作，钱氏从而增长了国际知识和外事才干。1899 年他受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而驻东京。1905 年他作为参赞官，随载泽等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因而得与五大臣中的端方结识。1906 年他受学部特派为南洋查学委员，时已晋升为知府（亦称太守）职衔。学部还派专门司行走董鸿祎（字恂士，举人出身）陪同放洋。有趣的是这位董先生正是钱氏的乘龙快婿，翁婿联袂赴南洋查学，成为南洋华侨教育史上的佳话。

钱、董二位于 1906 年秋天抵达爪哇。爪哇是华侨比较集中的大岛，该岛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中华会馆已于 1901 年就创办了中华学堂，开南洋华侨办学之先河。此后，南洋各埠也雨后春笋般地办起学堂，但由于师资、教材均感不足，教学质量不能尽如人意。华侨父老乃有送子弟回国读书的愿

望。钱、董有见及此，鼓励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允以官费待遇。并往各埠华侨学堂视察，初选 60 多名侨生，分批返国。钱氏除向学部申报外，复致电南京两江总督端方，请他主持办学。电云：“爪岛学生通晓官音（当时称普通话为官话）可接中学程度者约 30 人，志切归国读书，选地南京，川资日用自备，惟请官给食宿。”端方是当时比较开明的地方大员，他出过洋，接触过华侨，而且懂得朝廷“宏教泽”、“系侨情”、“弭隐患”的心理，故乐于接受钱氏建议，并出面奏请朝廷，获准办学。于是，钱、董亲率第一批爪哇归国侨生 21 人，先到新加坡等候轮船东渡。当时已是 1907 年 1 月 20 日，亦即旧历丙午年十二月初七日，没有等过了春节就动身，可谓急切之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此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归国侨生即席朗诵诗歌，以作余兴，当地中文报纸《叻报》于当年 2 月 6 日作了详细报道，可谓盛况空前。2 月底董鸿祎护送侨生返抵国门。于是，第一所培养侨生的暨南学堂得以创办起来，并在 3 月间开学上课。

暨南学堂在南京创办，当然应推端方为创办人，但首先倡议并促成创办的则应属钱恂，其功也不可没。故过去南京暨南学堂也挂钱恂像片。暨南创办这一年，钱恂升任出使荷兰大臣，后又任出使意大利大臣至 1909 年归国。他著有《二二五五疏》，记述出使荷、意情形。当时印尼还是荷兰殖民地，称为“荷属东印度”。钱氏使荷期间，继续关怀“荷属”华侨，克尽厥职。民国初年，钱氏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鲁迅日记》1913.9.28 记述：是日教育部部员们去国子监“祭孔”，总长汪大燮秉承袁世凯意旨，违背民国规章，要行跪拜礼，“众已哗然”，“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氏“从旁大声而骂”云。钱氏于 1927 年逝世。钱家人才辈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曾任《新青年》编辑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是他的介弟；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则是他的侄子。而他的女婿董鸿祎在护侨归

来后，辞去学部候补主事的职务，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蔡元培，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受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曾为恢复暨南学堂，向袁世凯上过条陈，虽未获准，亦见其心系暨南。待暨南学校恢复时，他已英年早逝，惜哉！

端方为办暨南而受“查办”吗？

清朝末年，专门为招收侨生而办的暨南学堂，为什么不在沿海侨乡广州、厦门等地，而偏偏是在内地的南京呢？这当然是与当年的两江总督端方有关。端方是为了“宏教泽而系侨情”，接受学部特派南洋查学委员钱恂的建议，创办暨南学堂的。他对于暨南是相当努力的，他请旨岁拨江海关银 5000 两，作为办学经费（以后又由闽粤海关增拨），委派在江宁学务处工作的广东人士郑洪年等主持其事。侨生不仅学膳宿费全免，还有零用钱可领。而且还发新式海军型制服，穿戴起来，令人有焕然一新之感。端方有时路遇侨生，即邀之坐上总督的豪华马车，使路人视为侧目。端方还建议，为鼓励侨生回国学习，特由北洋舰队调派旗舰“海圻”号（为当时世界之二等巡洋舰），专程前往南洋迎接归侨学生，亦可谓设想周到了。

当时南洋归侨学生，服饰既奇异，言语又不通，到校外往往引人围观。特别是驻明孝陵一带的士兵，也常对郊游的侨生进行讪笑、揶揄、甚至恶作剧。端方得知后，乃给侨生每人发一柄白纸扇，上有端方手谕，如遇军民人等对侨生无礼时，准用此扇扑击惩罚。这就像尚方宝剑一样，从此无人敢欺侮侨生了。

1909 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论职权要比在南方

显赫多了。据暨南老校长郑洪年先生在 1929 年“第一次南洋教育会议”上演讲，谈到端方“调到北洋去了，军机大臣要查办他，因为他办了这个暨南学堂，内有许多学生是革命党。”对此，我曾核对史实，也请教过中山大学历史系陈锡祺教授。端方的确是在该年直隶总督任内，被查办免职的。但史籍记载：端方是因为喜欢玩弄新鲜玩意，他在皇太后慈禧的葬仪中，私自拍摄了现场相片，事后被人检举，认为有“大不敬之罪”。结果，由监国摄政王载沣把端方免职了，并未涉及他办学的事。看来郑先生是记错了；或者是以此来让人不忘端方办暨南的功劳吧！

过去真如校园里是有立端方铜像的，我见过这铜像的照片。我在上海调查校史时，曾有老校友问起：“你们敢不敢在新编校史上，摆上端方的照片？”我当时回答：“应当尊重历史。”的确如此，我们在建校 80 周年时编印的《暨南校史》上，已是这样做了。

暨南监督陈伯陶探花

暨南创办之功，首推“二陶”：其一是“陶斋”端方；其二为伯陶陈氏。

端方官居两江总督，为办学与海外联系和给朝廷上书，均由其出面，当然做了创办人。而陈氏任职江宁提学使，相当于后来的省教育厅长，对于办学的策划、任人行政，均由其直接操办。可谓总督的得力赞助者。

端方创办暨南之功，论者多矣，毋须赘述。而陈氏赞助之功，知者不多，宜为补书。

陈伯陶（1855—1930），字象华，一字子砺，世居广东东莞，

后来却做了香港九龙乡绅。他少时在本邑石龙龙溪书院读书，继而负笈羊城，拜粤中名儒陈澧（1810—1882）为师。这位名师任广州学海堂堂长数十年，后又主讲菊坡精舍，从学者甚众，伯陶立雪陈师之门多年，是出类拔萃的门生之一。他在1879年24岁时，经乡试中举，名列榜首，人称“解元”。至1892年37岁时，又在北京会试中，一举成名，高中壬辰科一甲第3名进士，成为人们称羡的“探花”。得授翰林院编修，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但他不善逢迎，官运不够亨通，只外派做过云南、贵州、山东等省的副主考官。1906年由学部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兼署江宁提学使，故而来到南京，主管江苏省的教育行政。当年端方在江苏所办学政，诸如创设图书馆，选派留学生及筹办学校等项，陈伯陶是赞助最力的。

在暨南创办中，陈伯陶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为国内首创的培养侨生的学堂，命名“暨南”，取自《书经·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其词古雅，其意深远。弘扬中华文化，及于南洋乃至世界。至今海外校友学人，提倡“禹贡精神”，实源于此。

其二，以提学使身份，兼任暨南学堂监督，亲自制订办学章程和经费预算，使这所新学堂有章可循。他亲自兼职督办，先后两年时间，给暨南学堂奠定基础。

其三，遴选提学使署属员番禺郑洪年，其人既有才气，又与侨生有乡情，命郑先办庶务旋升堂长，郑氏不负所托，悉心办学，郑氏后被称为我国早期的华侨教育家。从而也可见陈氏之知人善任也。

陈氏于1909年辞官返回故里，从此无意于仕途。辛亥革命后，他避居香港九龙。自号“九龙真逸”。俨然清朝的一个遗老，不再过问政事。1922年他曾携重金入京，以贺溥仪大婚。此外，他对于地方文教事业，也作了贡献。邑人敦请他主修《东莞县